

散文 佳作 沈宗霖 筆名/神神

個人簡介：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班四年級

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第 33 屆中興湖文學獎散文第一名

畫餅

電視放著重播一百零一次的周星馳《九品芝麻官》。是賜餅的橋段，包龍星的父親賞過窮途末路的學生一塊餅，這位學生多年後成了刑部尚書，卻對包龍星忘恩負義，不願替他申冤，還硬塞了百塊餅要他吞下。

我在心底盤算那一塊餅擴增到百塊餅，要耗費的時間與經歷。

厭食已經好一陣子了，醫師說是憂鬱的關係，他說有一半機率的症狀是暴食，而我剛好是另一半。我覺得有些幸運，正好想減肥，那些繃緊腰圍、肥肉搭拉下來的幾件運動褲塞在衣櫃的最角落，以前我把那些褲子的鬆緊帶束繩一一抽出來，藏在抽屜，現在又重新拿出來用。

朋友拜訪時說：「你蒐集這些鬆緊帶做什麼？」我想他大概是幻想我會上吊，順便抬頭檢查一下屋樑。事實上醫師看了心理量表和症狀，說是輕微憂鬱，還不到了結生命的境地。我淡淡地說，只是鞋帶庫存不夠，話一出口覺得有些滑稽。

那些鬆緊帶用曬衣夾掛在竿子上，一條一條的，像杯弓蛇影，迎風虯曲。我想，再這樣瘦下去，沒了脂肪和骨架的支撐，就要將鬆緊帶繫回褲子，猛一拉，我又可以把肉體束回這些衣物的屋宇，安居樂業了。

詩詞說「衣帶漸寬終不悔」，下一句是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我不知道那個「伊」是誰。朋友是我的前任戀人，僅僅是前任，後退幾步，沒有承諾和包袱。他偶而會來拜訪我，像訪查屋內的瓦斯有沒有外漏似的，我笑他：你真像是瓦斯表例行檢查的公務員。

電視中，吳孟達飾演的家僕包有為，被硬塞了百塊餅，終於嗑完了，卻喊著：「我還有些餓」我發現那種餓的感覺離我自己，大概有一星期遠了；而我好像透過吳孟達的嘴，艱難地喊出來似的。雖然那不是真正的我。因為我手邊可及的食物，例如冷凍庫中剝好的橘子、剩餘的牛奶麥片、黑糖饅頭、下酒用的蠶豆酥和開心果，這些都無法勾起我的食慾。

醫師說：你是在壓抑自己餓的感覺，轉由悲傷、孤獨和憂鬱替代。他略知我平時有寫日記的習慣，建議我將那些無法引起我食慾的剩菜殘羹，作為描寫的對象，像印象派的靜物畫，重新使那些食物與我的生命產生連結，獲得意義。

於是我開始粗疏地畫著這些靜物畫，先從一瓣剝好的橘子開始。小時候媽媽常會把橘子放進冷凍庫，說「越冰越好吃」，我吃了一口，敏感性牙齒打起冷顫哆嗦。我知道媽媽這句「越冰越好吃」，是出自「光泉果汁牛乳」的廣告詞，這是九〇年代中期的事了，當時我只有小學四年級。

眼前這一瓣剝好的橘子，它絲毫發黑的跡象也沒有，擺在冷凍庫的送風口。我發現自己重複著跟媽媽一模一樣的習慣：「越冰越好吃」。也許是我下意識壓抑著 homesick，總是在爸媽面前強裝獨立自主的形象，獨自在外城租屋求學，像落單的孤鳥棲居，而不是候鳥定時返航。

這一瓣橘子，被人剝好了，曾經是我自己親手所剝，我總是把橘子皮剝成睡蓮狀，讓果肉盛裝在蓮裡。可是現在這一朵蓮消失了，只剩赤裸裸的塊肉餘生。想起那些佛教故事書中，悉達多降生就是這幅景象。

看著冰箱的食材，我忽然有些驚訝，幾乎都和爸媽有關。我感冒吃了牛奶麥片吐在門檻邊；有一次早餐買了紫色的芋頭饅頭，媽媽嘟嘴說我只喜歡黑糖——好像很愛挑嘴的小女孩似的。至於下酒用的蠶豆酥和開心果，酒被我喝完了，大概是睡不著，借酒精助眠的那一陣子。爸爸跟我逛百貨公司買酒，酒促阿姨端著盤子和紙杯，試喝了幾巡梅酒、小米酒、威士忌、愛爾蘭啤酒、桃子酒，有點微醺，付帳掏錢還搖晃了一下身子，從口袋掉出幾枚硬幣和發票。

我想起文學課老師建議我讀，普魯斯特《追憶逝水年華》。在某個星期天早晨吃了一小塊瑪德蓮蛋糕，使他追憶在貢布雷的歷歷往事。我喜歡他描述那瑪德蓮是「貝殼形」狀的——彷彿在沙灘廣漠偶然撿到一枚，聆聽風中的細語。瑪德蓮傳統上會加入切絲的檸檬，添白蘭地，但我在台灣很少嘗過酸味的瑪德蓮。

台灣自有本土特色的糕點。我想起小時候有一晚失眠，飢腸轆轆，在冰箱廚房翻找不到吃食，後來在客廳驚喜地發現一盒喜餅，傳統的綠豆餡加肉泥——以前我很抗拒這種詭異的組合，滷肉配綠豆，紅配綠，狗臭屁。可是那時實在飢不擇食，隨手拿了兩塊咀嚼。忽然頓悟了那甜鹹交錯的荒謬口感，能發現這種組合之美的廚師絕對是天外一筆的靈感。

雖然身旁很多朋友嫌棄這種組合，說：就像義大利傳統製餅人看到披薩裡面出現鳳梨會崩潰一樣。放幾枚鳳梨切片，以為可以正名叫「夏威夷披薩」，太不可思議了。

據說很多孩子因為白天精力過剩，晚上會出現失眠現象。我也不例外。當時我總藉由漫畫和小說熬過漫漫長夜，微光從窗簾縫滲過來，一掀開窗簾，天光已然大亮。在回憶中，和漫畫、小說保持同等地位和功效的，只有那一盒喜餅，在客廳未開一盞燈的黑幕氛圍中泛著喜氣洋洋的光，如血絲蔓延到我的生命。喜餅的外盒除了大龍炮紅，還有手繪畫著穿戴鳳冠霞帔的新娘子，那畫風是超商常見的愛情輕小說封面。

我常常想起那個覓食的失眠夜。而現在厭食的我，似乎就處於那夜晚的反面，月球的陰暗面。好像滑板運動員練習用的U型滑坡，不知不覺我就盪到另一邊去。我遙望另一邊的我，他只有九歲，拿著一塊綠豆餡肉泥喜餅，他一口一口吃下去，卻不能餵飽現在的我。

後來我將這種U型滑坡的觀點告訴我的醫師和朋友，他們有了共同推論，就是我無法投入生活的循環圈。餓了就吃、吃了就餓，我厭倦這種規律。我的思考變成一種單一線性的——餓了，就畫下句點「。」，在這空洞的句點，有禿鷹盤旋，亟欲啃食枯骨間的碎肉。

和醫師做心理諮商的時候，我聊到以前高中時，公民老師籌辦「飢餓三十」活動。參與者在上學時間內不能進食，工作人員設計了一些橋段，故意拿著維力炸醬麵、麻辣鍋、臭豆腐誘引那些參與者，手搖扇吹送香氣。我對這幅景象很反感。突然放學的鐘聲一響，大家又恢復正常，捧著肚子說：等下去吃麥當勞、去吃肯德基、去吃披薩。

我不曉得這種活動是否能真正讓人體驗飢餓，彷彿身體力行、感同身受，就能對那些身處戰亂或貧窮的孩子，生出一比一的同理心？

當時放學回家後，我連晚餐都吃不下去。因為發現自己早在此前，心情低落時，就會這麼做了——淨食、淨空、淨化自己。飢餓三十，對我來說不只三十個小時，而是諸多厭食狀況連綴成一個帶狀的完整模型。胃口、味蕾被摘除，食物被抽象成通過消化道的乳狀、粥狀物。線性思考最終拍下的句號，同義於死亡、終點、墳墓。

後來醫師、朋友耐心聽我描述，平時進食過程的細節，試圖找到癥結。人的進食猶如儀式，不只消化具體的食物，也是消化內心的情感，包括孤單。為什麼人要

和朋友約吃飯，大概是這個原因吧。在日劇看過一句對白：「一個人吃的是飼料，兩個人吃得才是飯。」但我甚至兩種都放棄了，下意識想免去進食儀式，免去與人接觸，免去與自己接觸；因為害怕被否定，不得不時時迴避自己——只有取消自己，就不怕被否定。

我發現自己厭食的原因之一，是不喜歡有異物進入我的口腔。以前偶而咬到稍微腥辣的大蒜、蔥、辣椒，就像是被粗魯的歹徒強吻，我那一整天會取消進食，彷彿哀悼被奪走的初吻。有時是嘴邊肉因熱、辣而紅腫，咬出火氣大的破洞，所有食慾就通通滲進這宇宙黑洞之中。

後來我去藥妝店買了新的牙膏和牙刷。牙膏挑了海洋薄荷和茉莉清香兩種口味，牙刷軟毛寬頭和硬毛扁頭各一。我試著交替使用它們，在口氣的清與濁之間，把正常人的日常「循環感」找回來。循環和重複，令人疲憊和厭倦，但有一些不同的感官花樣變化，就能產生刺激和觸媒，使人重新循環下去。

曾經在科普書上讀到，花栗鼠在滾輪上，其實不會一直傻傻地奔跑下去，要有不同形式的誘因交替出現，例如前一小時拿藍黴乳酪誘引牠奔跑；後一小時則改成白黴乳酪，這之間切換不同的氣味和氣場，能促發花栗鼠新的奔跑動力，因為牠知道這外部物理世界是會轉換的，牠要生出動力去適應它。

或許人的憂鬱，正是聽到那地球轉動的聲響。那聲音太細微，太銳利，彷彿竊聽到生命的奧秘：成住壞空，一徑向死而去。

但朋友說，不只是這樣，你聽，早晨有鳥在歌唱，收音機音樂台裡的鄉村搖滾，還有我們一起欣賞過的，不插電吉他演奏會，在小型的室內咖啡廳舉行。我失去的味覺和嗅覺，或許可以重新從其他的感官記憶「贖」回來。從聽覺中召回我的食慾。我記得我們是那間甜品店的第一組客人，室內樂團的麥克風和音箱試音（發出尖細的破音——），正式演奏時，吉他輕柔撥弦的聲音，像抹上糖霜的千層蛋糕，一層一層的味覺旋律撥勻開來，和咖啡搭配地恰到好處。

電影《時時刻刻》，憂鬱的吳爾芙，一個人待在火車站，想輕生。丈夫過去勸他，吳爾芙忽然想通了，開口的第一句話是：「我餓」。餓了，表示還有求生意志，像鑽木燃起的幼嫩火苗。我沒辦法設想我如果待在孤島叢林中，我該怎麼鑽木取火；但我是現處於冰箱裡還有剩菜殘羹的現世，爐子轉開能看到一圈的藍焰，那算是個「天堂」——至少有熱量，有存活的可能。

我把冷凍庫中，那些剝好的橘子、剩餘的牛奶麥片、黑糖饅頭、下酒用的蠶豆酥和開心果都拿出來，以書寫的方式將它們繪成一幅幅靜物畫。它們本來沉默地浸

泡在暗色油彩，融入線條遲鈍的黑暗之中。但現在因為我的思考、想像，而返照出一些光澤，產生明暗的對比。之後我把它們通通扔進廚餘桶。像是我筆觸描摹一遍，就把它們咬過一遍似的。它們放在冰箱好多天，本身已經不甚新鮮，只有觸發的回憶源源不覺蔓延，如孳長的黴。

我記得那陣子度過厭食期，所吃下的第一個食物。我跨上腳踏車，因為久飢而失去體力，微微顫抖踩著踏板，離住處最近的一家連鎖超市，我買了一個鮭魚罐頭，付帳時捧著肚子。回到家後，就像流浪貓似地用手爪挖了一坨，慢慢、細細地咀嚼。

而後，像是一條鬆緊帶伸縮開來似的——想吃吐司，想吃火腿，想吃蛋。

當時的第一個念頭是想到媽媽。媽媽如果看到這一幕，她一定很傷心。小時候媽媽做手工披薩，我負責在吐司厚片上灑玉米粒、塗鮭魚。在她想要加鳳梨片的時候阻止她，說：「不是加鳳梨就是夏威夷披薩，我們沒有去過夏威夷！」

《九品芝麻官》中的家僕包有為，被塞了百塊餅，露出幸福肥。我想到古人說的「畫餅充飢」，本來是貶抑說不切實際，後來卻生出正面的意思——形容人刻苦求生。我想活著就是這樣吧，從負面轉到正面，翻轉得很快，端看一個人憑空畫餅的技術。